



长篇小说

引体向上

黄惊涛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引体向上

黄惊涛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引体向上 / 黄惊涛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360-8040-9

I. ①引…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6394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 划: 田 瑛
责任编辑: 秦爱珍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插 图: 王芊祎
封面设计: 何易霖

书 名 引体向上
YIN TI XIANG SHA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8.375 8插页
字 数 160,000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惊涛的“挂托邦”

李敬泽

科幻有软科幻，有硬科幻。硬科幻只有理工男写得了，一切都建立在技术细节和科学想像之上。

黄惊涛是文科出身，写科幻只能软得不能再软。他的宇宙论基本停留在牛顿力学的水平，而他飞向宇宙的办法很像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教出来的。

——很高兴有机会公开嘲笑惊涛，当他准备写这样一本书时，他也肯定准备好了接受诸如此类的嘲笑。“引体向上”，我已经很多很多年不曾做过这个动作，把自己挂在单杠上，凭两条胳膊的力量与地心引力对抗，这与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相比，只是多了一杠。在力不能支的时候，我们纷纷从杠子上掉下来，让沉重的肉身掉在踏实的大地上，而惊涛却依然把自己挂在杠子上，仰观天俯瞰地，有所思

有所寄，看来他是打算这么一直挂下去，在单杠上缔造一个伟大的王国。如今在文学评论的学术话语中，大家正在拼命地用什么什么“托邦”造词，那么好吧，黄惊涛给自己造了一个“挂托邦”。

很可笑是吧？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近地轨道上环行并且观察这小小寰球上的无数细节，我保证，我会仔细地遥望着那一小片蓝水的边缘，一个小如芥子名叫广州的地方，一个灵长类人科动物所做的如此执着的努力，他挂在那儿，想像着自己和老婆一起被发射出去，巡天遥看一千河，对着遥远的地球喋喋不休地发表评论和演讲……

他的话可真多啊，他像太空漫步的哈姆莱特，这时他面对的不是墓园中可笑的骷髅，而是争利于蜗角的人世，背负青天朝下看，一切都是嗡嗡叫，而唯一被放大、被呈现的声音，只有他自己，思考的、感伤的、评述的、宣叙的、柔情蜜意的冷嘲热讽的、悲恸且深长的……这个声音本来内在而私密，它包含着平日归于沉默的翻腾思绪，但是在惊涛所设定的情境中，它扩展为宇宙背景下的言谈，获得了一种寂寞的、无效的公开性和公共性，这对夫妻的对话没有听众，但他们的话同时又是面对着远处的地球，这是庄严、宏大，又是矫揉造作，是在严肃地自我拔高但又会忍俊不禁地笑场。

就好比，一对夫妻在空旷的剧场中演戏，而剧场外是茫茫人海。

这部小说就是这场戏。惊涛本来也不是要写一部科幻小说，他只是着迷于他所设想的这个发声的情境和角度，这情境和角度使话语获得了辽阔卷曲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喧嚣与寂静、庄重与放浪、灵与肉、矛和盾，相互对抗相互转化，亦此亦彼、亦真亦假，

宇宙是舞台，话语呈现为漫游太空的戏剧。而正如哈姆莱特所传授的那样，这种重叠着独语和对话的声音，表现而反讽，本身就是从根部推敲着现代意义上的“存在”。

所以，对黄惊涛来说，在整个小说的进展过程中，他所经受的考验不在情节、人物和性格，而是有没有足够的力比多，有没有与自己、与这个世界争辩和讨论的足够热情和力量。

——他当然是有的，他已经用这么厚的一本书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他一直在证明，他是一个“引体向上”的小说家，他一直与地心引力斗争，他目前为止的所有小说，都奋力向着星空，这持久而紧张、严肃而滑稽的动作中包含着他对大地与俗世的愤怒和深情、批判和肯定。

愿他挺住，安居于他的“挂托邦”。

2016年7月31日晚于西山

目 录

第一章	警察	I
第二章	粒子	21
第三章	对弈	37
第四章	捕捞	45
第五章	足球	53
第六章	圆周	75
第七章	少女	95
第八章	婚礼	III
第九章	银河	125
第十章	假设	146
第十一章	梦游	173
第十二章	寻找	192
第十三章	名字	211
第十四章	下坠	227
	后记：反镜	245

第一章 警察

“亲爱的，我们离开地球，去宇宙。”

我说这话的那一刻，可以活得很久，但不过也是一颗矮恒星，终究要死的太阳，正把它的光洒到我的妻子、爱人、心肝宝贝儿的身上。昨晚有月，我们一宿贪欢。为了让那从三四十万千米照射过来的光芒增加我们性爱的欢愉，我们没有拉上窗帘、关窗。谁他妈的说月亮是一个雌性球体？它分明是一个雄性的性爱高手。它引得地球这老娘们儿日日潮涨潮落，也引得我的亲爱的总有那么几天焦躁而骚动。我本来应该吃醋，但我现在只把它当成我们的催情之物。无形的光能夺取什么呢？它什么也得不到。我是获利者。

“宇宙在哪里？宇宙在哪个方向？”

我亲爱的人伸伸腰，蜷蜷腿，展示她的曲线、山峰和稍纵即逝的森林、湖泊。她闭着眼睛问我。这一刻她很美，而我却没什么欲望了，我只想干一点不同以往的事情：去宇宙中行走。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妻子说过这个打算，但我心中一直有壮丽的风景，我渴望壮烈的人生。太阳与月亮何其之大，我常常与我的爱人抬头把它们仰望。我发现在这个地球上除了我们的爱可以称之为大，其他均渺小如尘埃。平日里我活得像一个正

常的傻逼——西装革履，谈笑风生，温文尔雅，有板有眼，做一些追求利润的生意，但我的心里总有一些东西在低吟，有时这些东西还跳出来咆哮，比海洋更汹涌。

“沿着我们上班的道路，人民路，向前4056米，右转弯，进入辅道，走50米，拐进团结路，走靠左的车道，大约800米，左转弯，会看到前面不远处有座桥。这桥靠的是钢筋悬索，牢固无比，可以承重百余吨，走装甲车，过坦克，其使用寿命达千年。我们开车上桥，可以告诉你，我早就观察很久了，那里有个宇宙的人处。”我把她的内衣、裙子丢给她，就像昨天晚上我把她丢到床上一样。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在哪里拐弯，在哪里冲刺。”她开始穿着，包裹。接下来，我知道她要用马桶，照镜子，往脸上涂抹，把牙刷塞进嘴里。

“我有导航，它会清晰地帮我指明方向。我每日用它，它总是精确地帮我计算距离，规规矩矩地修正我的道路。我很难犯错，因为这冷冰冰发指令的女中音总是会提醒我（我多么希望她的声音能像你的一样娇羞而温柔）。而且，这是我上班的路，我在上面走了十五年了。有时我放下车窗玻璃，与那些睡在立交桥桥洞下的老乞丐们打招呼，或者给流动巡逻的交警一个标准的笑脸（一般他也会回我一个更标准的敬礼）。我熟悉路边的每一棵树，大部分过斑马线的行人，大部分的车牌号码（尤其有一辆，它曾擦破过我车子保险杠的油漆，那里留下了油漆工也消磨不了的痕迹）。”

我一边回答她，一边走到镜子前，她的脸已经镶在那里，我的脸也凑过去。她的脸给镜子增加了美感，我的脸给镜子增加了负担。我整衣领，刮胡须，试图把自己弄得人模狗样。

“那你打算这次用导航吗？”

“绝不使用。我已经清楚我的路，而且我不打算与任何人说HELLO。导航小姐我请她闭嘴，我不需要她提醒我哪里有监控，哪里禁止违反交通标线，哪里得减速至30码。我要握紧我的方向盘，不再顾及红灯与速度。本来我还想点根烟，这是我的手指和嘴巴在地球上喜欢的一种消遣，但你坐在副驾驶位置，我得考虑你的健康和感受，那我就嚼两颗口香糖。”

“听你的。”

大包小包，收拾停当，我们上路。

“是不是得把油箱加满，终究，去宇宙还有那么长的路。”我的爱人提醒我。

“亲爱的，你想得真细。宇宙中需要的是其他的一些力，比如牛顿先生所说的那些推动力，但以防万一，我们确实得多备一些地球上的东西。那我就先把车开到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加油站，这不耽误事。姑娘啊，加97，把我的这个油老虎的肚子喂饱为止。我早想跟你们的老板说了，你们在人间做生意，最大的本事就是往商品里掺假。你们正常得太像一个商人，谁叫你们是人类精英。哎呀，我多嘴了，我应该把这看成是一种正常。哎呀，这些碳氢化合物，这些烷烃、环烷烃、芳香烃你们还能卖多久？”

“别跟人家贫嘴了，我们得早点儿上路。别耽误我们的工夫。”我的妻子打断我，她是个急性子。

“遵命！我的爱人。那我们现在就上人民路。”

“嗯。”

“人民路上有人民。人民路上好多好人民。我们制造点儿声响，让人民听见。”

“那就把喇叭打开，车窗打开，天窗打开，播放一下广播。”

“东边发生一起绑架，西边发生一场火灾；阿富汗发生一桩恐怖袭击，美国发生大规模反政府游行。现在播报一则刚刚收到的信息：共和大道上发生了两车相撞，死者三人，其中一个孕妇；伤者两个，其中一人是小孩。现在救护车在赶去的路上，请沿途的车辆让出一条道来，时间就是生命！”

“赶紧靠边。赶紧靠边。亲爱的！”我的爱人催促我。每当这时候，她显得比我没耐心，但是有爱心。

“是！我的交警阿姨。这是我们在地球上所做的最后一件顾及公众利益的事儿，我愿意为此再遵循一次良心法则。”我把车停到旁边，跟其他的车一辆接一辆，码成一行挂着很多车皮的火车。

“你真棒，亲爱的。救护车呼啸过去了，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中间那条道了。让我们来听一些歌吧，让我们的耳朵放松放松吧。肖邦，还是巴赫？莱比锡少年合唱团还是施特劳斯圆舞曲？王菲的《传奇》还是唱《天下无双》的张靓颖？”我亲爱的妻子、爱人、宝贝心肝儿打开光盘袋，一张一张抽出，让我

决定耳朵将听什么东西。

“不。还是听《悲惨世界》吧。还记得吗？我们在歌剧院里看过这部音乐剧。我们泪流满面，旁若无人地在悲伤中哭泣着接吻——悲情也可以催情。”

“那好，我放了。”她把光碟插进汽车的碟机里。

我用右手紧握方向盘，左手抬起，做出了指挥家的样，“我们一起听：天可怜见，悲惨世界。无望苦囚，双眸毋望。低头等死，俯首认降。烈日荼毒，此处是人间炼狱。天可怜见，悲惨世界。二十年里，老死无望。清白如我，哀哀上告。仁慈我主，听我衷肠。天可怜见，悲惨世界。仁慈我主，听我衷肠。我知伊人，在水一方。真情不渝，等候如常。低头等死，俯首认降。低头等死，俯首认降，伊人早将你遗忘。若让我出得牢笼，死也不回这恶土受苦。天可怜见，悲惨世界。无望苦囚，双眸毋望。主啊！解脱之日何在？天可怜见，悲惨世界。一朝被囚，一生无望。天可怜见，悲惨世界。一朝被囚，一生埋葬。带犯人24601……”

这音乐的旋律我太熟悉，每一个节拍的高低，每一句吟唱的轻重，我了然于心。我的左手在车行进过程中将它一一演绎。

“你为什么喜欢听这么愤怒而又悲伤的曲儿？”我的爱人不解。

我一点也没犹豫，回答她：“因为我也是这个人间的24601。”

“24601，你上回去了巴黎，你说那里很美，你说过要带我

去。”

“确实啊，宝贝儿，巴黎很美，尤其是死在那里。可是，那里曾经也有很多监狱。”我想起那年参观片砖无存的巴士底狱遗迹，就在孚日广场附近。

“人生何处无监狱啊！亲爱的。”我的娇妻、小妮子，这句话说得倒是有些哲理。

“那好。等我们到了宇宙，经过巴黎的上空时，我给你指指。”

“亲爱的，前方路边是你的公司。要不要去跟你的同事们告一下别，或者跟你的上司递上一张年假条？”拐过一个弯，刹了一下车，我的妻子将我提醒。一块牌子映入我的眼帘，上面写着“看得远光电仪器有限公司”。这是我服役了十几年的公司，我是这公司销售部的部门经理。我卖的是望远镜。

“不要了。当你离开监狱，就不要回头望去。与牢头、狱卒和共犯们告别，会有晦气。并且，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行踪。当我们有一天在天上，在仙王座与仙后座之间划出一道轨迹，我希望他们只是误认为两颗不知名的行星脱离了轨道，在互相追逐玩耍而已。”

“那把车牌也摘下来扔掉吧。如果有人举起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或者钱德拉X射线太空望远镜，在他们寻找高光能形式的超新星或者老而又老的老星系时，就不会认出我们了。”

嘿！我的妻子还懂得这么多专有名词，可想而知我经常在家唠叨我的那门小生意。真是罪过啊，我怎么能把那赚钱的事

儿带回到家里。

“想得真周到，宝贝儿。那张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车牌也是我在人间犯罪的证据之一。每一年，它总会被几个摄像头抓个正着，记录我越线行驶和闯红灯，或者其他的危害人类的行为。我每年都得花个几百块，去抹掉我那不道德的印记。在一些计算机里，我的名字与这块牌子对应在一起。有一次，在高速驾驶中，我采用了其他一些聪明人的做法：用一块布把它遮住，可是仅仅就是这一回，我让巡逻的交警逮住了。我以140迈的速度冲了出去，那是我的车几年来从未达到过的速度。我因紧张而僵硬地把着方向盘，它因从未体验过如此激烈的追逐而发出尖叫，震动不已。警察以160迈从后面赶超上来。一百米、六十米、三十米、十米，加两米，他们的车横在我的前头。我刹住了，刹车片展示了它的高性能。交警气急败坏地取下那块布，记下了那一串字母和数字，命令我交出驾驶证。‘你超速了。’‘你们也超速了。’‘我们超速是为了抓你。’我无话可说。我被记录在案。”

“那是你活该。”

“别骂我宝贝儿。这是我在人间所犯的为数不多的过错之一。我循规蹈矩，在生活和工作中每一步都战战兢兢。你就不能容许我有点小毛病？”

“好吧我原谅你。前面又有个大盖帽，小心。”

“好吧，那我再遵循一下这人间的交通游戏。得降低档位，慢慢前行。这一定是最后一次，我敢保证，今后我不会这么老实巴交了。另外，宇宙里的道路宽阔，好多规则还未曾制

定。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是：那些路没有交通信号灯，当然也就没有两旁照明的路灯。那里的道都很黑暗，我们得打开车灯，才能把前路照亮。”

“跟你在一起，我可以忍受无边之暗。你放心，我在你身旁，必要时，我充当你的领航员。注意，前面就是那座桥了，宇宙的人口是否就在那里？”我的妻子、爱人信誓旦旦，给我鼓劲。

“谢谢。你说得不错，正是那里。系好安全带，我准备加速！”

我的这辆已经开了十万八千里的车往解放桥的方向驶去。解放桥桥头的右侧，立着一尊石头加水泥的雕像。雕像正义凛然地托举着一把老钢枪，对着天上的飞鸟们开枪。那些飞过此城的飞机啊，小心有人打飞机。那些位于主序带上的黄矮星、红巨星、白矮星们，别说我没警告过你们，你们转啊转啊转到地球上空时，要小心有人放冷枪。

解放大桥下一条河流淌。有一回，我踱步来到解放桥。我看见桥下的货轮装载着一船船的货物，从这里运往美利坚、德意志和意大利。其中有一艘，上面装满了性玩具。我怎么知道那是性玩具？因为我带了一架轻便而又高倍精密的望远镜，这仪器是我随时携带的工具。从那双筒里看过去，我看见两个船员拆掉了一个大箱子，拿出两个充了气的姑娘。我还以为是真人，但看眉眼、身段，显然不是我们这个人种的女性。他们是要给资本主义社会送福利，要去把资本主义的温床占领。幸

好，资本主义的美女是我们按照她们那边的人儿样子造的，我们用不着心酸和牙痒痒。

“亲爱的，你得保持注意力。”我刚想到一些不洁净的事儿，我的爱人就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东西。我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她读得懂我心里的任何秘密。

“听宝贝的指挥。我现在得找那个宇宙的入口了。你等等，我靠边停一会儿，容我观察仔细。50米开外，从第一个桥栏杆标记数过去，数到第1098个，它比其他的矮上几公分。我们用力撞上去，就会触动那个进入宇宙的阀门。”

“你怎么知道的？”

“我留意很多年了。多少次，我在深夜里把你撇在床上，去这座桥上来回溜达。你怀疑我去找小姐，你说我喜欢新鲜玩意儿。有一回你还跟踪我，在路灯下，看到我与几个美艳妖娆的姑娘在聊着什么。97、98、99，你以为我们在讨价还价。你不了解这一行，但你该知道她们的那地方也不可能便宜到这个价。我在向她们打听那个宇宙阀啊。白天是那些警察们在这里站岗，晚上是她们在这里轮班。她们知晓这里的一切，超过我们这些在办公室、铺面耗费时光的生意人。宝贝儿，那晚你什么也没说，你尾随着我，看我离开。你以为我是个未遂的偷情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你展现了自己的宽宏大量，可是你不知道，我不过是在打听一点小秘密。”

一提起妓女，我便喋喋不休。

“你打听到了？”我的爱人问。

“我打听得清清楚楚：这座长达五六公里的铁索桥，连

接着我们这个城市的工作区与生活区。从我们这边数过去，到第1098个栏杆标记，那里就是逃逸人间的出口。我的妓女朋友们跟我讲过好几个例子。一个好姑娘说她曾见过一位摩托车司机，在前年那个祭拜月亮的深夜轻轻地撞了上去，她见到他连人带车突然消失了，‘嗖’的一声人影就不见了。她以为发生了车祸，赶忙用她那经常印在小卡片上的手机号报了警。警察来勘测了现场，又放下几艘冲锋舟，在桥下的河水中捞了好几个小时。水中除了有月，什么也没有。警察带走了那位好姑娘，认为她在制造恐慌。她的口袋里揣着好多小卡片啊，一查就知道她是干啥的。还有一个好姑娘也见到过同样的事情。她的那位放出来的姐妹提醒她千万不要再打110，于是这另一位好姑娘只能假装无事，心里默念一些祝福语，并且抬起头来看星星。她们看到有一颗星星发出微弱的光亮，从她们的头顶上快速上升，似乎正要赶往天庭。”

听到我称呼那些女人是好姑娘，我的宝贝儿突然来了气，“这些婊子说的话也可以当证据？”

我赶忙劝慰她：“我的优雅的仙女呀，你不要生气。你平日待在一个固定的男人身边，不知晓要天天待在不同男人身下的女人，是多么的艰辛。她们除了有些东西掺杂了一些假货，在很多时候纯洁如处女。我相信这些好姑娘们所言不虚。况且，还有其他的证明：有人撞到了1097或者1099，他们的结局就很可悲，第二天，你在电视上就可以看到他们终于从一个无名者，变成了一起事故的主角。当然了，他们也由一位生者，变成了一位死者。我们会慷慨地花上几分钟，来唏嘘一下他遭